

一步一腳印 ③

——蔡新輝老點傳師修道歷程回顧

◎蔡玉鳳點傳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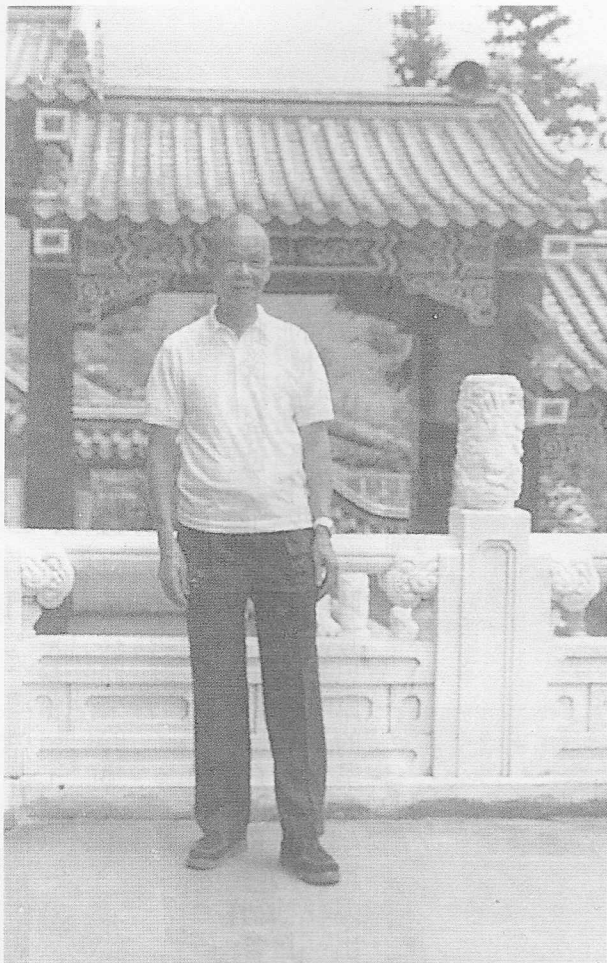
從零到一

開堂前不久，後學肚子裏五、六個月大的男胎停止了心跳，出院回家，夫婦情緒抑鬱到了谷底，各自膨脹了：自相識、結婚到出國，連兩人都理不清的種種不如意，嚴重到幾乎要放棄這段經過七年的交往才爭取來的婚姻。而婚姻是自己的選擇，怎會讓父母知道背著人後的夫妻齟齬？空氣間的

冰冷又造成他們誤會：他們不受歡迎。這些不足為外人道的人天交戰，阻擋不了佛桌的完工。一句「開中堂」是那天盈盈發高燒時，我許下的願，化解掉兩人之間的蔽日烏雲。十二月十八日我們基礎組在菲律賓的第一間中堂設立了。第一批道親就是房東兄弟妯娌四眾：施教親、施教煌、吳淑媛、楊淑瓊。父母委屈到根本不敢談及壇主應清口的規矩。

寫表文時，我不知道該寫蔡氏中堂或周氏中堂，難得父親很有智慧地問了訊：「金泰啊！誰是壇主啊？你、還是阿鳳？」「當然是我」他說。一問一答之間，有兩個人在孤擲一注，爸爸以「寄堂」做賭注，後學以「婚姻」做賭注。距一九七五年為娶我而求道，這是外子第一次聽到爸爸講三寶。

那天晚上過去房東家，我替他撥通了總機叫人電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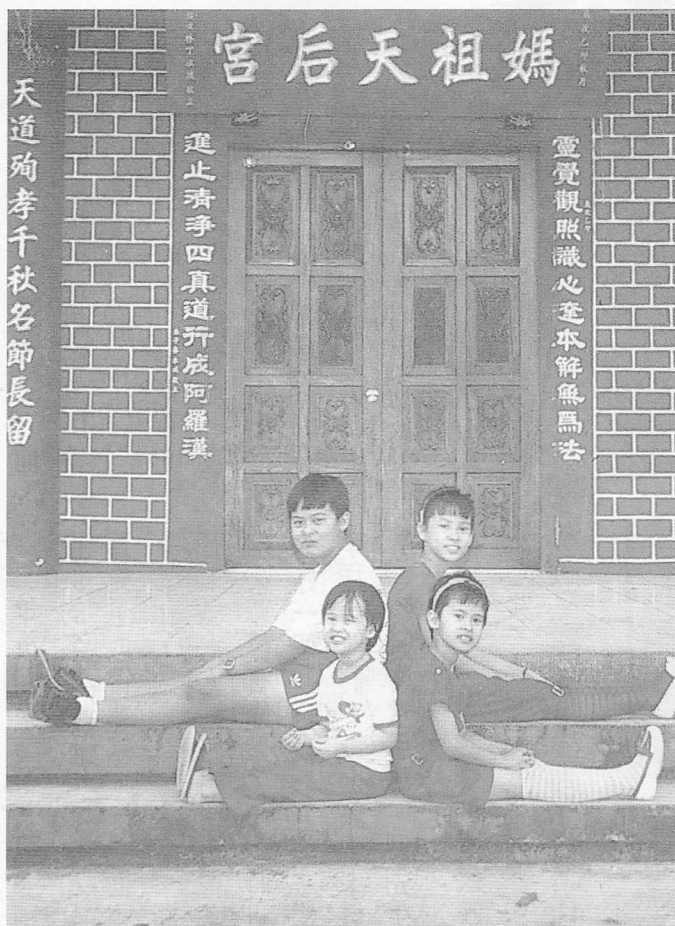
△蔡老點傳師曾暫住於宿務定光寶殿。

(註：彼時尚無直撥電話)，他非常高興地請吳仲雄點傳師轉告前人：這次他「辦有代誌」了，也在這天晚上，吳進蒼先生回電，爸媽真是興奮地一夜難眠。但聖誕節將屆，街上已開始大塞車，什麼事都辦不了，而機位早就訂好，第二天一大早他們回台。

年後回來時帶著更多別人提供的名單，而且很快和吳進蒼先生取得連絡。一見面更高興！哇！一、二、三、四、五！吳太太剛好由台灣帶著小孩來菲律賓團聚了一些時日。約好一個週日我們五人去描東岸拜訪他們，車上放著中燈佛具等臨時中堂用具。吳先生服

務的麵粉廠建在碼頭邊，廠房很新，而宿舍就在工廠裡。閒聊時他提起這間新工廠的新機器常常會無緣無故停機，工人也常常看到穿著白色衣服的人影穿牆而過，真是住得毛毛的。爸爸媽媽就捉住這機會，講一些顯化的道理給他們聽，把握機會渡他們拜拜，告訴他們：在他家請壇辦道，「好兄弟」自然不敢來打擾他們一家大小。這套道理深得彼此，那天吳家大小六眾就求了道。回馬尼拉前，媽媽看到吳太太常常皺著眉頭，問她身體是否欠安。吳太太說她胃下垂有好幾年了。媽媽馬上教她一招瑜珈「肩立」，囑她天天練，胃下垂一定會好。

二、三個星期後爸爸媽媽正在為沒事可做而發愁時，吳先生一家來按門鈴，還沒進門



△描東岸媽祖廟前小道親。

吳太太就很興奮地直說：「歐巴桑！歐巴桑！你真是活神仙！我的胃不痛了。走！走！走！走！跟我們去描東岸住幾天。」一旁吳先生也說：很奇怪，自從拜拜後，機器真的很順。此後，爸爸多了一個可以成全人的地點，隔一些時日麵粉工廠的車就會來載走他

們。不過兩個點之間相距約台北至台中的車程，那條高速公路正是我們來的那一年（一九七七）才造好的。

看到吳先生吳太太宿舍旁另有華籍職員的單幢宿舍，他們希望吳先生夫婦介紹引進，耿直忠厚的吳先生也因出外人

之故，受盡被欺之苦，不願和這些人打交道。吳太太常外出買菜，知道外面另有天地，安慰失望的爸爸媽媽說：「走！我們去菜市場，那邊有一些大陸來的中國人，再過去還有一間媽祖廟呢！」做伴到菜市場一看，太棒了！居然還有鑲著金牙裹著小腳，一句菲律賓話也不會說的華裔阿婆呢！這些華裔大部份來自福建南安，開著不大的雜貨店，圍繞在菜市場的四周。和這些同文同種不同腔的同胞聊起來，知道了廟裡的媽祖金身是從海上漂來的，很靈驗，媽祖誕辰一到，還有香客遠自一、二百里外來進香，並連演三天的歌仔戲以酬神。媽媽是從小進出朝天宮的北港人，夫婦兩人就想從媽祖來引入正題。說著說著就聊到：「拜神要用鮮花水果素

蔬才算是真誠。」當中一位地方領導人物黃奕福先生就連忙搖頭擺手說：「在我們這個地方千萬別說吃菜！我們這裡出產牛肉羊肉土雞和海鮮，拜拜要用整隻烤乳豬才算有誠意。再說，這裡是『番仔所在』，什麼地方可以買到素的祭品？」彼時剛好媽祖誕辰將屆，兩位加起來一百三十歲的老人家就慨然允諾：如果大家願意用素的，他們兩人願意替他們做整桌的漢筵，並且替大家煮香客食用的咖哩飯。

一聽到這裡大家連說好。吳進蒼先生非常有心的在麵粉廠裡私自篩碾了幾袋蛋白質高達百分之九十五的特高筋麵粉，兩位麵筋老師傅就用那些麵粉洗麵筋，做出整桌排得滿滿、漂漂亮亮的漢筵。由於是特高品質的麵粉就特別難洗，

又是沒有機器空手去做，在媽祖誕辰前二天，兩個人已快做得伸不直腰幹來。誰想到佛誕前一天華僑丟下了整布袋整布袋的馬鈴薯和胡蘿蔔、高麗菜，媽媽才知道咖哩料共須煮八個最大號的貯水桶（即台灣最大號的垃圾桶）。沒有一個華僑出現在廚房，派來駝皮撿菜的非傭又站的多做的少，更不知該如何使用那個燒木材卻沒煙凶的廚灶，可以想像媽媽煮得多辛苦，辛苦到老毛病膀胱炎發作，好幾天小不出便來，差一點病倒描東岸。三天的媽祖生結束，黃奕福先生拿出菲幣二千元要酬謝兩位老人家，當場被婉拒了，有了這次媽祖生的付出，才有往後描東岸的道親。

回到馬尼拉躺了幾天，第三次搭機南下宿務。在定光寶

殿又認識了張永泰兄弟等人，看到這裡與人結緣的條件太好了，父親就借定光寶殿一間又小又暗又熱的房間暫住，天天找人攀談，聊到要開飯了，自己匆匆在他們上桌前炒一盤老硬得不得了的心菜，別人大魚大肉，試探他是否真吃素，他一盤空心菜解決了三餐，過的就是和乞丐差不多的生活。媽媽不方便「入」住皆是男眾的廟裡，就住在富裕的許家。許家仍有未出嫁的老姑婆同住，以為媽媽是要來投靠他們，三天兩頭不給好臉色看。媽媽三番兩次叫舜英的司機開車上比華利山，一直催爸爸找房子。累積這三次來菲的經驗，已知：電話沒，醫療資源缺，房子荒。要找到一個適當的地方又豈是那麼簡單？媽媽忍到不能忍，一次又一次上山催爸爸，就

在廟埕裡發瘋：「蔡新輝你給我出來找房子！放著台灣好好人不做，跑來這裡做乞食幹什麼！」……

幾個月後，張永泰路過佬福區戈羅大道美國領事館，看到隔壁左鄰貼著出租條，知道父親找房子找得焦首爛額，就馬上上山告訴爸爸。很湊巧前人剛好帶著幾位道親去東南亞訪問，打電話通知後：說要和家人父見一面。輾轉得到消息他立刻搭機北上，請前人脫團撥個時間和他南下去看房子。前人看過後告訴地點不錯，但房子老舊，水電管路要小心換過。爸爸一一聽從，和媽媽兩人留在宿務整理房子，種了一園子的洋蘭，整理出一個清涼世界，這就是我們基礎組在宿務的第一個中堂所在。

開壇那天是一九七九年十

月十七日，辦了尤德嚴、張永泰、孫亞成、楊佛然四眾，都是在定光寶殿結的緣。尤德嚴年輕時做了一、三十年的殺業，到認識家父時已六十老

漢。已改行換業。和爸爸聊過幾次，自知不具求道資格，但實在很想求道。小心翼翼地問爸爸：蔡先生，我能求道嗎？父親明知不行，也沒人敢引保，還是咬緊牙根引渡他。中燈點了又滅，替他點玄的剎那又忽然轉綠，連自己看得都心驚肉跳。事後回台交功德費，經理班上袁前人在台上呼名：蔡新輝是誰啊？你的功德費表寫錯了，你怎會又是點傳師，又是引師，又是保師呢？（上天知道，他正是身兼點傳師、引師、保師，還有執禮）。

從零到一就是如此無奈。如此週折。所以在刪刪減減

後，還得耗去這麼多基礎雜誌寶貴的篇幅，實在其來有自。

從有到無 從無到有

宿務中堂開壇後，連續辦了幾次道，教了尤德嚴、陳清江等人日常燒香禮節，懷第二個孩子的後學即將臨盆，爸爸媽媽在預產期那天回到馬尼拉，卻傳來二哥生意失敗的消息，亟須父母親回去處理債務。兩人在我待產那幾天，只能以生活在「煎熬」中形容。趕回台灣怕有難產記錄的我沒人照料，不趕回台又怕兄嫂想不開。直等到孩子一落地母子均安，第二天就趕回台灣。行前那個晚上，四個人都輾轉難眠。這個房間裡，外子和我聽到另一個房間裡母親的哀哀泣聲，哭著訴說：「回去後勢必要賣掉那幢原本要留下來做開



△菲律賓賓宿務先天聖道院動土典禮。

荒基金用的房地產，以後沒錢，怎麼開荒辦道？又如果因此而不辦，中堂已經開壇了，怎麼向新道親交待？」父親很堅決地說：「中堂已經開了，怎麼可以不來辦？相信只要真誠地辦道，有我蔡新輝的一頓飯，也絕對少不了妳吳有美的。」老中娘絕對不會餓死我們！」深夜中的輕語，清晰有力如獅子吼。二十年後，言猶在耳，行筆及此，仍不免淚如雨下。……

處理完房地產，又幫弟弟完婚，老人家從此雙手空空。中堂設立在通衢大道旁，沒多久也立起了「先天聖道院」的招牌，設立的初發心就是要在宿務開一間公共中堂，天天打開大門，免費教人瑜珈術、教人素食烹飪，等著人家來結緣，這些經費除了台灣吳仲雄點傳

師、道親吳塗水、曾鳴鳳等支援外，他自己仍得自力更生，而教人吃素又得有素料，從此父母用雙手來洗麵筋、做麵筋，做到一段時間發現當地豆腐實在太難吃了，又特地回台灣學做豆腐、豆乾（有些道親如潘風明點傳師、秀梅姊還幫忙劈過柴），八十年代早期到菲律賓關照道務的人都有一个深刻的印象。凌晨三點父母起床和麵，四點洗筋，五點燒柴起灶燒開水做麵者麵腸，另一邊還要磨黃豆、擠豆汁做豆腐。有一次林乞前輩來關心道務，那時尚未自台灣進口機器來洗麵筋、脫豆漿；爸爸空手洗筋做麵者的情況，感動得林前輩紅者眼眶到處直說：「蔡先生做的麵者免用鹽，那些都是汗水做成的。」

（續下期）